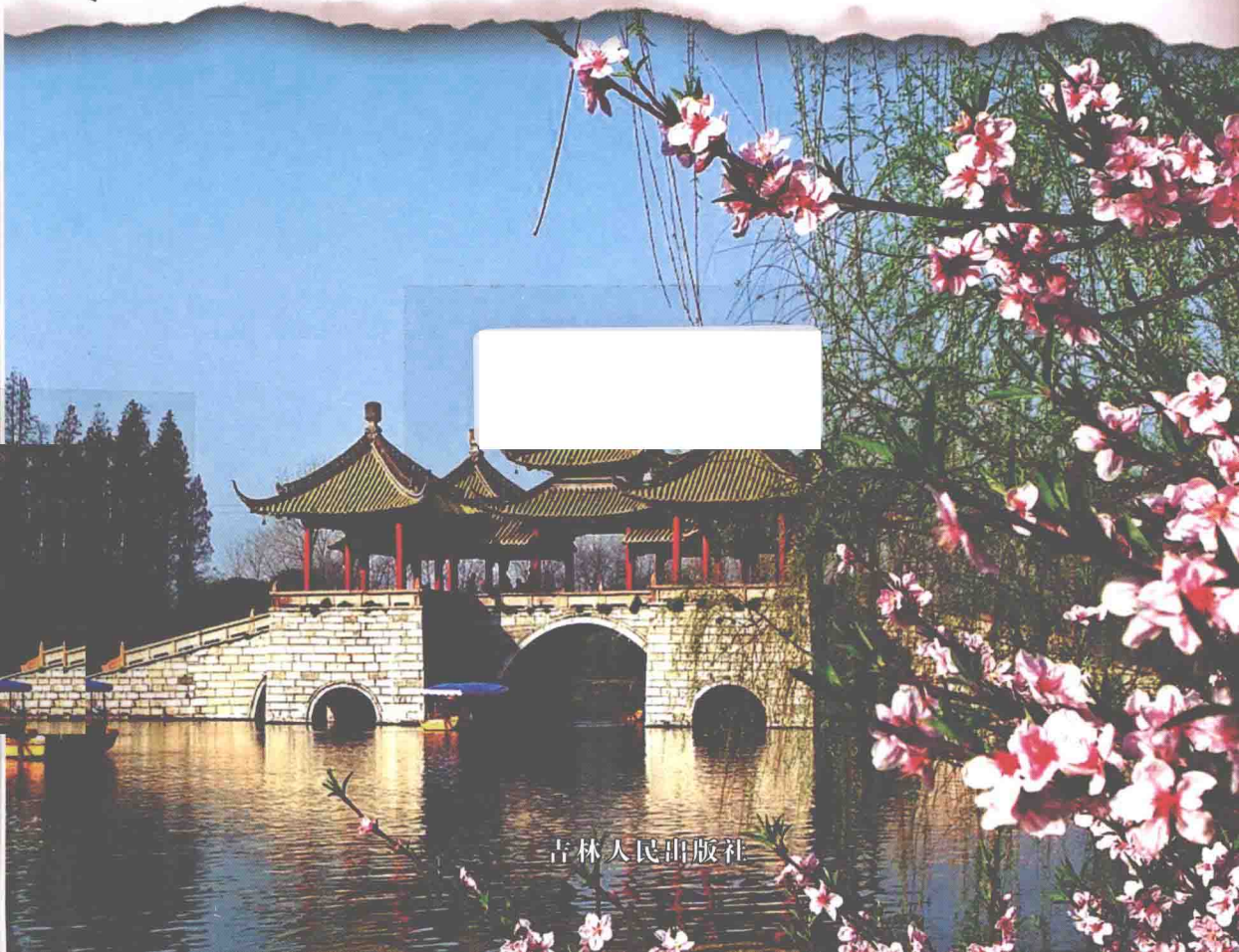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叶静◎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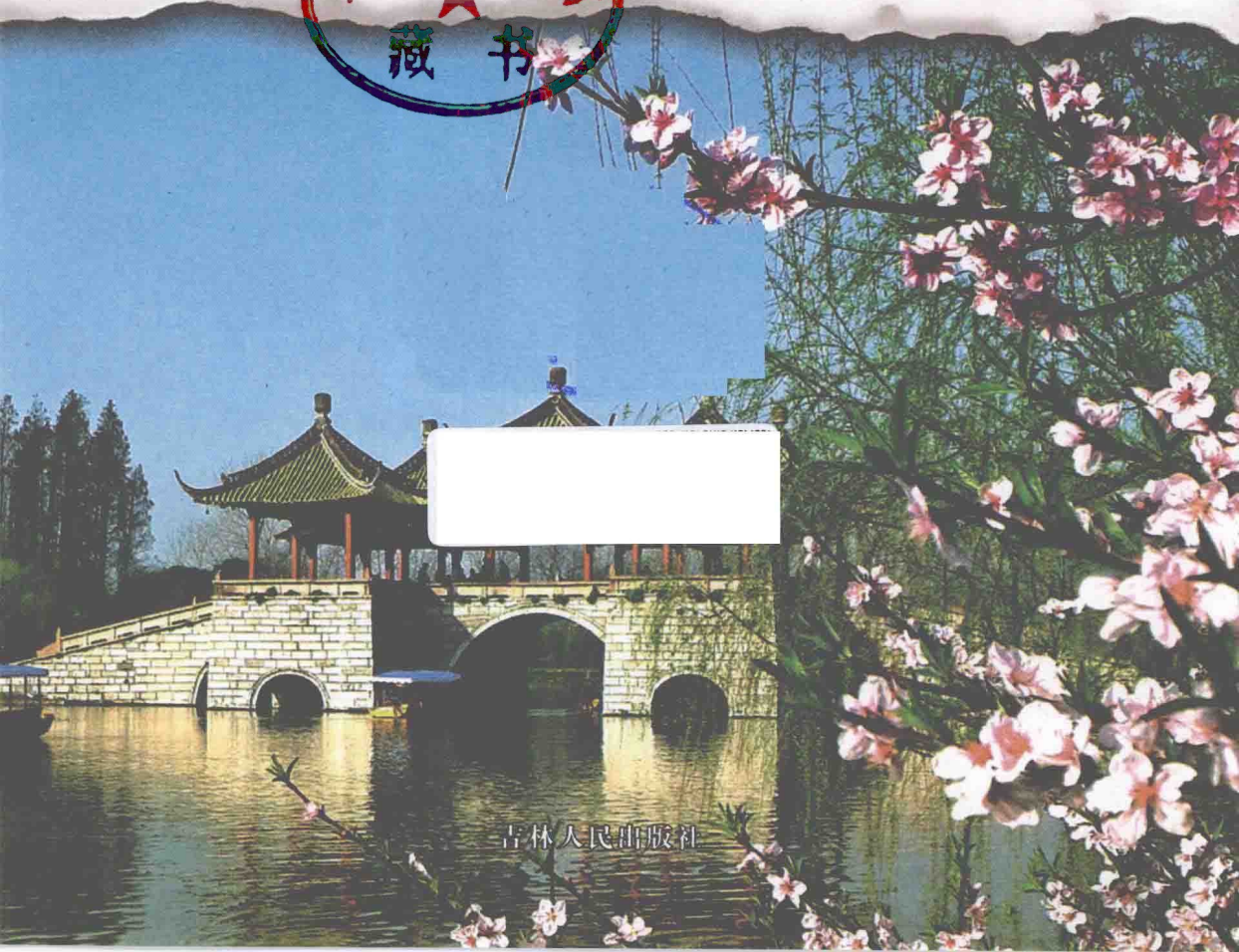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叶静◎著

来呀，跟我一起游扬州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花三月下扬州 / 叶静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79-3

I. ①烟…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14号

烟花三月下扬州

著 者: 叶 静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王 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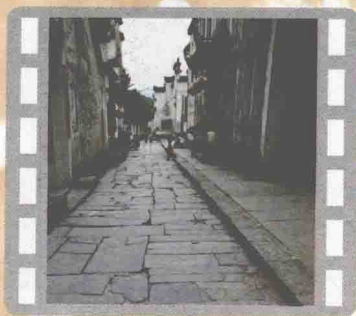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烟花三月下扬州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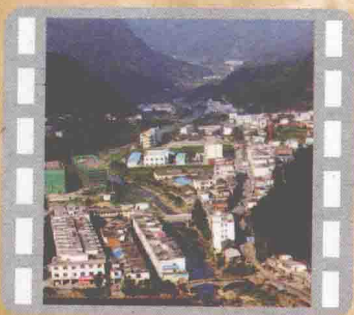


孩子，我领你来看瀑布·····	001
独坐花果山·····	003
山中夜色·····	006
陪一棵树坐坐·····	008
独守一座桥·····	011
清水文章·····	014
漆树湾印象·····	017
南湖双月寻张翰·····	020

清纯处子是香溪·····	023
美好乡村赵湾赋·····	026
东坡西湖·····	028
九井·····	030
水竹湾·····	033
春天的塘坳·····	035
登黄崖关·····	042
初夏的大宁河·····	044
神秘谷·····	046



古寨杜鹃·····	048
走过乌镇青石巷·····	052
晋江风吹我·····	055
烟花三月下扬州·····	058
枫桥秋意·····	061
婺源春行·····	064
登白帝城·····	067
安步闲情游水圳·····	070
崂山写浪·····	072



大别山·····	075
文博园掠影·····	079
香溢茯苓街·····	082
大峡谷是一个暗示·····	084
捉马尖之秋·····	086
法云寺的玫瑰·····	089
小憩明山寺·····	092
木梓入秋云·····	096
紫柳园听鸟·····	098



五朵玫瑰·····	101
葫芦河去来·····	104
桃花冲·····	106
菱湖邀月·····	108
大江流日夜·····	110
正午盅形山·····	112
清明柳·····	115
青天·····	118
红水塘之夜·····	120
妙音出燕窝·····	124

金山廊桥·····	127
看看栗林·····	130
擂鼓看茶·····	133
陪伴五羊·····	135
从天悦湾出发·····	137
秋入逗雨庐·····	141
草鞋岭·····	143
夔门崖上马·····	146
阅读汪祠·····	148
小城来了一匹骆驼·····	151



孩子，我领你来看瀑布

你在刚会听说的时候，我就教会了你背诵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可你认识瀑布吗？你知道它是从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吗？

孩子，来，我领着你观看瀑布，领略一下大自然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启迪。

瀑布原本不从天上来，它是从大山里来，就像孩子你从大山里来一样，那么简单，那么欢快。当你从大山母亲的怀抱走出来，它还是那么孱弱，那么纤细，姗姗的脚步总也走不出大山的胸怀、大山的视线。然而，它终究要走出去啊，纵然碰上一百次崖壁，拐上一千道弯弯，跌翻一万个跟头，它的目标不变，它的信念永恒。孩子，你看不见它那一段长长的探索，只有山风知道，只有山月知道。它的不可更改的初衷感动着大山，大山为它让开一条蹊径；它的不屈的气概感染了云雾，云雾为它默默地致意。走过漫漫寒冬，一路山花为它拍红了手掌，转过嶙峋山嘴，一山春鸟为它婉转啼唱。

孩子你看，瀑布来了！

瀑布来了，是大山把它送了出来，带着山岚雾霭，裹着风雨雷电，携着山花鸟鸣，挟着寒气骄阳。它站在了



孩子，我领你来看瀑布
刘金华 摄

人们景仰的位置,向这世界放眼俯瞰。它看见了人们的田畴、庄稼、房屋和家园,它看见了劳作的汗水,屋顶的炊烟,村头宁静的黄昏,庄外和乐的喧哗。于是,它要走下去,走到人民中间去。是的,从高高的位置下去同样是不容易的,胆量、气魄、精神、风格全都裸挂在悬崖上了。下去,它原来并没有想到,会有动地的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在它的身前身后化作欢喧的礼赞。

孩子你看,瀑布下来了。它的凌空飞渡的形象,它的气冲斗牛的风采并没有改变。现在,我们看见它在我们一样的高度,大写着自己不懈的追求。分一股到田野去吧,你听那庄稼的呼唤和农民一样急切;分一股到涵道去吧,试想那水轮机因你而歌唱得何等狂欢;分一股给竹筴吧,母亲会记住那细细的叮咛;分一股与未来的孩子,让他们润泽的笔尖绽放三月的奇葩;其余的继续向前,继续谱写滋润人心的美妙心曲。

你看,你看,瀑布走了,但你的眼睛会失去风景吗?你的耳边会停歇歌唱与呐喊吗?千年古崖会突然枯竭吗?瀑布是走了,我们也会走的。你的老祖父和祖父都走了,他们的一生或许只是一条溪流,没能成为瀑布,但他们和瀑布一样,都从山里来,都到山外去。孩子,及至你,也会走的,你能像这眼前的瀑布一样,孤寂时畅想大海,弱小时自强不息,居高而见稼禾,位卑不忘母恩吗?



独坐花果山

春天的花果山人来人往，是很热闹的一个去处。可是现在正黄昏时候，天边又涌起了些乌云，越发地显得这个有点名气的所在更加静谧了。除了几个中年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在识别几种花草，偌大的山坡闲林真正清闲了下来。

我喜欢这种薄暮的宁静，就像喜欢独自一人在某一个渡口等待，等待微波粼粼的河面上突然驶来一条船，那上面坐着我盼望已久的黄昏归客；或者在一个小站的一隅，将一位朋友送上车子，然后一个人依然定格在那里，任凭站外暮色阑珊，任凭回家的急促的车铃声喇叭声竟至于无。喜欢在黄昏里独坐，也许是一个人的怪癖，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我看见白鹭们也是在这时候回来，坐在它们曾经熟稔的枝头，相互点一点头，偶尔发出一两句叫你我看来比方言还要难懂的语音。花果山的白鹭是一个惊人眼球的亮点，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行好，它们早出晚归，成双结队，恋守故巢，从一而终。即使是一棵巨大的法梧树或者白杨树，它们也能很好地待下去，经年累月，鹭影翩翩。

花果山的白鹭是一个独特的品种，纵然眼下我还难得给它们一个种类的归属，但可以肯定，这是白鹭种群中的珍稀物类。每年春天，都要从这儿飞出很多幼雏，当然也有很多孵化得将成未成的鹭蛋跌落在硬坡上，砸碎在公路上，引起路人一阵阵的叹息。说不定在我独坐的这片斜坡，一会儿可能就有一只带着体温的蛋落下来，啪的一声碎作一张五色拼图。

独坐中等待的失落莫过于此。黄昏的渡口，一篙青竹撑来的不应该是一个落水的噩耗；寂寂小站，一声汽笛带走的也不应该是一声叹息。

混合着各种花草清芬的晚风一遍遍拂过眉棱鼻翼，间或夹杂着小小顽童



尖声的厉叫。云隙里露出月亮半个脸来，转瞬之间就隐去了，春天的花果山，花果山的夜晚，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月亮现一现，是雨迹的兆示。首先是树叶子上有了响声，细密的，参差的，然后脸上手上有了感觉，微凉的，点滴的。暮色四合中，还有什么让人感到惊惧的呢？我仿佛坐在一片叶子上，头顶上还有一片叶子——人原来就坐在两片叶子中间，雨水和时间以及过眼烟云都只是瞬间的事情，恒久的是坐。我了解了白鹭在白天何以总是站立。站立，除了飞翔就只有站立，原来它把坐姿留给了夜晚，留给了树巢和栖息。而人则相反，工作即是公坐，大家在一起安坐，抽烟，喝茶，谈天，填写表格，复制文字，模拟声音……在窗外下起小雨时打个电话预约一把伞。

雨也许要持续地淅沥下去，对于我是一种较量。尽管我的独坐和等待毫无来由，然而我不知道人是不是大都这样，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喜欢拿自己的外在得失换取心理的平衡。我早些年读英国浪漫派散文的时候，常常坚持这种观点，以为浪漫的起点源于无奈，源于苦笑和悲戚，像本土高士屈平原、陶五柳、李青莲诸位，把浪漫坚持到走投无路的境地，最后让痛苦破壳而出，羽化成一扇扇脱离了原形的小翅膀，在后人的不解与顿悟里翩翩起舞，世代超生。

在雨中感触这些杨花柳絮似的心灵之轻，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鹭既瞑瞑，人也寂寂。况且山下已是灯火阑珊，而屋外的园子里又到了“夜雨剪春韭”的时候。花果山的花卉在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夜色调和着色彩与香味，怱怱着一些无名小花尽量发出自己的馨香。高大且端庄的梧桐和白杨，还有香樟，都只是夜色里的隐喻，如同这座山的名字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更改，也没有什么不能遮蔽。

突然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倒不是爱着那荷塘，而是记取了那一截阴暗的煤屑路。穿过那一截黑魆魆的小路要有点儿勇气，但前面既然是荷塘，也就在所不顾了。也许有不少读者在阅读先生这篇大作时，往往忽视这截小路，“今晚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只是将脚向前迈出去。往回说，就如我选择在花果山黄昏独坐，也是颇费踌躇的，并非完全担心别人说你怪癖，而是春天的黄昏，黄昏的幽僻，幽僻的雨夜……会滋生出几多联想，会旁逸出几多乖张。

有一只鹭改变了一下坐立的姿势吧，弄出一点响声，旋即复归宁静。花果山竟至于成了一颗黑葡萄的眸子，在四围荧荧的灯火中黑着，醒着，等待着。如果仅仅是为了等待明天的游客，它完全有理由睡去，可是它似乎有另外的原因，它醒着，黑着，等待着……

山中夜色

没有什么目的，我们一个劲地跑向山顶。也许暴雨就要来了，山脚下酷热难当，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连喘息也拧得下汗水来。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喝了那么多的酒，我们决不会果断地采取这个举动。我们仿佛一群疯子，邀约上山绝没有一个拖腿的，说走就走，直到夜色来临时也没有人反悔。

铁锅背在背上，水壶背在背上，饼干咸菜和酒也背在背上，背在背上的还有榔头和铁铲，还有就要来的雨云，还有不过瘾的热风。

我们一行四人，登山的姿势也许很不雅观，甚至像溃逃的散兵，像难民。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山顶。这座山是江淮的分水岭，海拔1100多米，在顶上极目四望，到处的炊烟已经或高或低地升起来，像一些纤纤的手臂。在山顶上看炊烟竟是一种奇观，数不清的直的斜的弯的横的线条，袅袅娜娜，经经纬纬，仿佛在织一件夏日的衣装。但是没过多久，浓浓的夜色就充塞在眼底下，一望迷茫，终于连方位也辨不清楚了。

于是起灶，架锅，寻水，拾柴，全都忙得不亦乐乎。白衬衫在山顶下面的斜坡上晃动起来，火舌在凉爽的山风中晃动起来，周围有惊鸟飞起，有不知名的小兽怪叫着，青草丛中偶尔跳出一只野兔或是松鼠，擦着火堆而过，我们说又一份口福自己跑来了，然而它又跑走了。





山上雾大，因而看不见天上的星，火光却让我们看见了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啊，大家互相对望着，黑的鼻子，花的眼圈，头发纯粹就是蓬飞草；衣装不整，鞋袜放在一边。真庆幸，在暗夜的火光中，我们发现自己竟是这么一种面目，一个形象，一副状态。人原来一直在掩藏着自己的本真，自从亚当和夏娃以后，很少再有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么毫无顾忌地袒露着，直陈着。你还不知道吧，这四个人一旦返回到山下，走进众生中去，竟然都是所谓的领导……

没有什么话不能说，即使你的心思黑得像这夜色，大山也不会计较你。吹到耳边的每一丝风都那么清凉，飞到眼前的每一只小甲虫都那么可爱。吃着亲手烤的食品，饮着从山下背上来的烈性酒，喝着从石头缝里接来的山泉水，睡在太平天国将士们凿平的大石板上，聆听无边的天籁，不说话的时候，那就是思想在畅饮哲理的琼浆。夜幕沉沉，夜色凝重。“这是黑格尔的‘黑’！”睡在茅草席梦思上的同志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是我们最高的领导，于是我们一个劲地拿他开玩笑，跟他讨论原初哲学。

“湿润的空气抵挡不住女神魅力的诱惑而聚集在她的周围，她在空气的掩映下，尽情地呼吸着，舒展着身子，直到威力无比的太阳神到来……”十七世纪英国散文家、诗人莱·亨特在《一个夏日的描述》里这么描摹过夏天的夜晚，现在我们也正在等待着太阳神的到来。试想，高山日出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它将一点一点挤掉大块的夜色，一缕一缕取下这密密的雾纱，一层一层揭开大山的翠色。当一个异样的山中之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收拾东西，整好装束，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模样整齐的人，然后衣冠楚楚地走下山去，走进鸡鸣犬吠和生活的常规中，至于这一夜只好永远留在忆念之中，让它随着逝去的时光一点一点褪去本来的颜色。

真正的夜色在每个人的背后，永远也褪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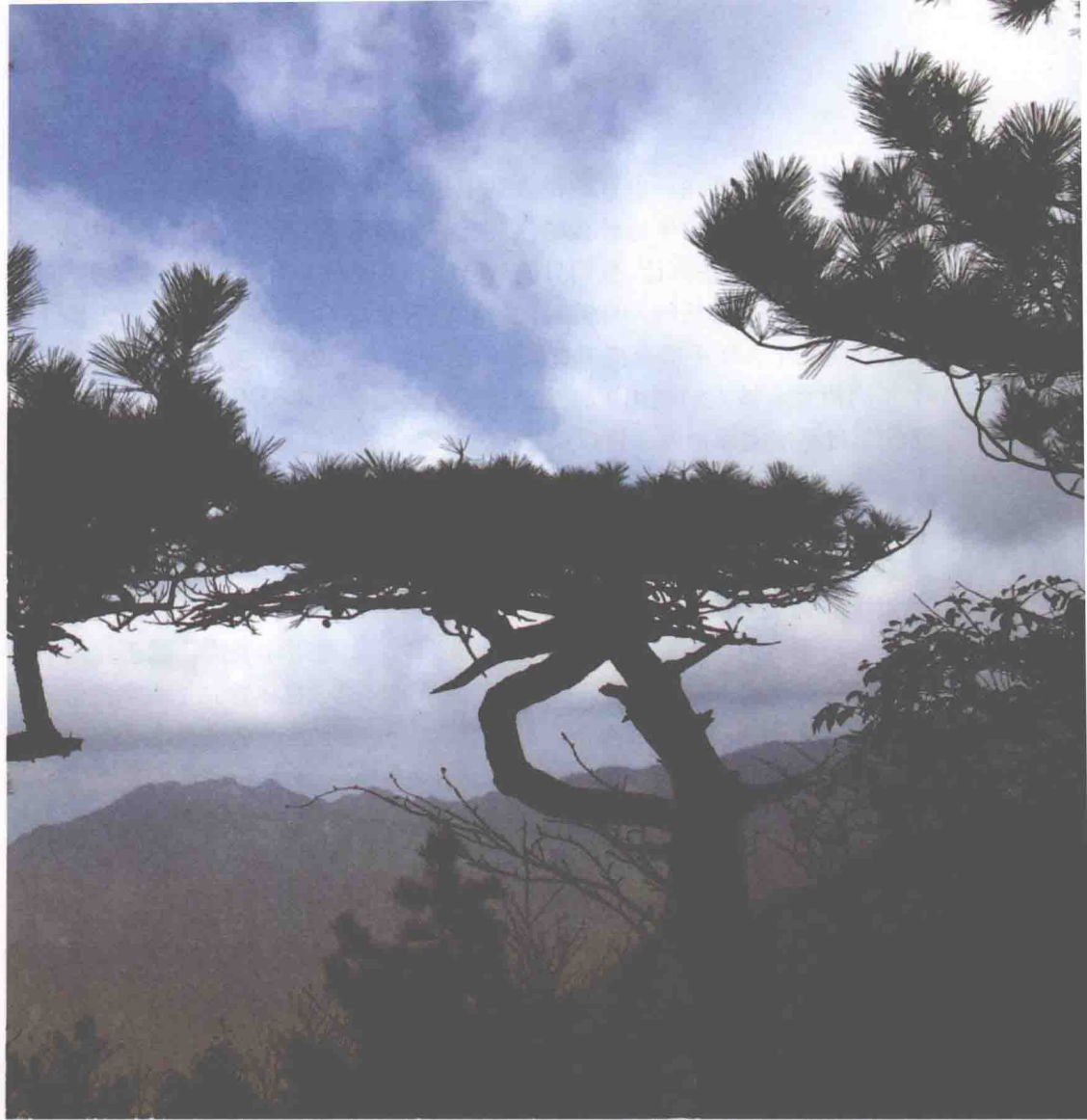
陪一棵树坐坐

那天暑气还没有减退，夕阳酡红着脸，在山岗上停了片刻，便不见了。路边的小山坡上长满了青草，其中最多的是夏枯草，眼下正在开着绿色的小花；也有野草莓，红的浆果掩在绿的叶子下面。

我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行走着，觉得有些累了，便选择一块草毯坐下来，看萤火虫飞舞，听太阳落山时四周响起的天籁。这时候，许多小生命在酷热慢慢退去之后一齐鲜活起来，原本不爱唱歌的小虫子此时都放开了喉咙。我心里幽幽地想，今天的一只小虫子也许明天就化成了蛹，或者变成了蛾，瞬息就老死了，只有路边的这些树木沉静地侍立着，等待又一个黄昏的到来。

我喜欢沉静，不爱一有空就去蹦迪、泡吧、打游戏机，于是常常坐在一棵树旁边，就像今天傍晚这样，陪着一棵树度过一天的最后一段时光。在太阳把对面的山头染得微红的时候，一些从我眼前飞过的小虫子也变得有了光彩。我就想到，人是介于虫子和草木之间的一种生命个体，从寿命上看，他们不能活到树木的年龄，但相对于两个季节几个日夜就消殒了的草和虫子，人的几十个春秋也算得漫长了。从步入青春时起，一辈子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还一个劲地惦记着“人挪活，树挪死”的古训。而树木大多一生定在那里，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像一位古典的哲学家，除了思考，还是思考，除了守望，仍是守望。

陪一棵树坐坐，回想自己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心里充满着青春勃发的激动。当自己还是小树那么大的时候，可远没有小树这么守规矩，你压根儿不想长成一棵树，谁愿意把根子扎在一个瘦瘠的土坡上呢？你也懒得为一朵花、一颗果子去和风啰嗦，和雨周旋，和冰雪严寒较量。顶多只承认树阴是好东西，因此隐隐有一种长大了去奉献树阴的想法。当然在疲累了的时候，



也想在树阴里生活一阵子。年轻的思想不能理解叶落归根，它只能想到，既然长成一棵树，就要枝梢冲天，横柯飘逸，头顶的天空才是远大的去处。殊不知寸草尺根，树木的根系用一辈子的努力积累了它的全部精神力量，积累了它深厚的财富和智慧的源泉。树木大智若愚，它们不仅默默忍受着自然的风雨侵袭，而且就是谁给了它一拳一脚，或者拿眼覬覦它，拿刀子锯子砍伐它，拿锄和锹挖掉它，它也一言不发，从不跟你计较得失和是非。你给它一片泥土，它就活着，哪怕它明知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比如现在我陪着这棵树小坐的时候，它一点儿也没考虑我为什么要坐在它的身旁，又何谈想到我们会在某一天打它的主意呢？

人到中年百事兴，也有的说人到中年百事休，乐观者和悲观者自是差别大矣。然而树木的中年是什么时候呢？假如没有人为的干涉，一棵树到底能长到多大，谁也没法估计。我们只能从已经看见的最大的树来推测树木的年龄，这种推测显然是盲从的一叶障目的。我就看见有一个村子里有一棵大枫树，被砍伐时三个人联手都合抱不过来，而村中老辈人说它至多也不过两百多年。中年的树大多被人们利用了，或做檩梁或制门窗，再没用处就干脆做柴火。传统锅灶是喉咙深似海，胃口大如天，什么样的树烧不成灰烬呢！

路边的一棵大树，不知有过多少代人陪它坐过，树木明慧的眼光也许看穿了一切。它依然闲如微风，淡若云霓，静似老僧禅定，不露半句真言。由此看来，陪一棵树坐坐，除了你自作多情浮想联翩以外，树木的思想与你的思想可能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有人不无同情地说，刀斫树木，伤口流出的是痛苦的清泪。但树也许会感激地对持刀人说，太谢谢你了，让我平直的一生又添了一道印记，一个小结，我知道了刀子的味道，也体验到了人类的情感。树果真这样认为吗？人非草木，孰能得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这么想过。以此推测，当我站起身时，树木说不定就在心里说：我就知道你们坐不了一时半刻，世界上还有哪种物类比人更浮躁和庸碌的呢？有那么多的功利在等着你们，陪着你们——一棵树坐着，是多么划不来哟！

知树者言，天也地也，风也雨也，雀也虫也，唯独非人也。





独守一座桥

1982年春天，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题目是《桥与引渡者》。祖父因肠道疾病恶化，自知停留于世的时间不会太久，于是提出到檀树湾看一座桥。

那不是家乡的桥。我的现居乡村已经没有一座木桥或土桥。坚固的钢筋水泥和由机器开掘出来的巨大石条足够架设大大小小的桥梁，并且都有崭新的命名。一座桥的诞生，不仅仅是一项工程的竣工，还为那部地方志增添了新的条目。我的同乡好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回家的三道河上都修了钢筋水泥桥。祖父说，檀树湾的檀木桥是他亲手造的，檀木疙瘩里兴许还留着他的汗水。

我写信给祖父，赶完论文马上回去，去陪他看那座桥。然而，等我回来时，祖父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但他的手势告诉我，他看过那座桥了，是在两个月前。

我伫立在夏天里的那座木桥头，在遥远的意念里，或是在切近的守望中，思考我的来龙去脉。我们家三代单传，我的父亲就是从檀树湾过继来的。

湾子四围的景色都向一座桥聚拢而来，包括那些优美而虚幻的民间传说，那些隐隐约约的前尘影事。我于一个露珠晶莹的早晨，借着一截牧童的牛绳来延续日渐淡漠的记忆，试图把它复制在我熟稔然而却陌生的那个小小山村。

也许我那远方的宗家门前曾有过这道木桥，也许儿时随祖父越过漫水河，跋涉到一个狭长的山冲里，见过这样的一座木桥。桥身由整棵大树的树干搭成，上面可能完全由行人的脚步踏平，光洁如镜，呈现褐红色的肉质的感觉。至于那个夏天我去那里的具体动因，当时的确莫可名状，现在也记不起了，能记住的是这座木桥酣睡的姿势以及它默默背负的耐力。

“真是一座好桥！”仿佛听到祖父这一声赞叹。他是说过，别人走他的阳关道，他却喜欢走这样的独木桥。

彼时，水稻们齐刷刷地俯下了它们谦虚的头颅。我还记得，那个宗家门前有好几棵高大的黄檀木，它们成了整个村子的威望，因而那个村子便被命名为檀树湾。

很远了。我是说时间。

那样的一棵檀树留在村子里，甘愿做桥；那样的一座独木桥架在河流上，衍生传说和故事。由人们的眼光摩挲出来的所谓艺术品总是在外面流浪，哪怕它精致得像卢沟桥上的狮子。

我的论文参照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而行文迈开的第一步似乎是从这座老檀木的村桥起始的。我试着解悟一座桥，觉得它不只是把已经形成的河岸连接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沟通和畅达，而是存在于时间之上的一

种再现，是对水流的动态个性和河岸静止状态的一种解构。在桥的横越中，河岸才作为河岸出现。河岸也并非作为坚固陆地的无关紧要的边界线而沿着河流伸展。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中——如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因此伴送河流穿越河谷……始终而且各不相同地，它来回伴送着或缓或急的人们的脚步，使得

